

## 江南园林甲天下，寄畅园林甲江南

# Gardens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are the Best in China, Jichang Garden is the Best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著：曹汛 整理：查婉滢 黄晓

Author: CAO Xun, Contributors: ZHA Wanying, HUANG Xiao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18)11-0014-03

DOI：10.14085/j.fjyl.2018.11.0014.03

收稿日期：2018-07-06

修回日期：2018-09-10

曹汛/1936年生/男/辽宁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建筑史、园林史(北京100044)

CAO Xun, born in 1936 in Liaoning Province,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gardens (Beijing 100044).

查婉滢/1993年生/女/四川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南京210096)

ZHA Wanying, born in 1993 in Sichuan Province, i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ical theory and heritage protec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Nanjing 210096).

黄晓/1983年生/男/山东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讲师/本刊特约编辑/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理论与历史、园林图像(北京100083)

HUANG Xiao, born in 1983 in Shandong Province, Ph.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andscape history and theory, garden image (Beijing 100083).

**摘要：**寄畅园是张南垣一派造园叠山的重要作品，是张南垣及其传人作品中时间最早的一例，传承了张南垣造园理念的精华，营造出真实山林的境界。寄畅园由张弼主持改筑，他与秦氏后人秦松龄合作，将其打造为一座一流的名园。如今政府部门应与秦家共同研究和保护寄畅园，秦氏的家族精神是寄畅园的核心之一，是值得复兴的中华文化。寄畅园在保护管理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恢复明清造园盛期的艺术风貌。

**关键词：**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寄畅园；张南垣；张弼；叠山置石

**Abstract:** Jichang Garden is an important work of gardening and rockery design by the Zhang Nanyuan School. As an early example of the works of Zhang Nanyuan's descendants, this work inherits the essence of Zhang Nanyuan's gardening concept and creates the realm of real mountain forest. The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Jichang Garden was presided over by Zhang Shi in cooperation with Qin's descendant Qin Songling, making it a first-rate garden. Toda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udy and protect Jichang Garden with the Qin family, as the family spirit is one of the cores of Jichang Garden and a Chinese culture worthy of rejuvenation. Jichang Garden can further enhance the protection management and restore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flourishing periods of gardening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history and the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ichang Garden; Zhang Nanyuan; Zhang Shi, stacking and stoning

### 1 张南垣叠山与寄畅园

我第一次考察寄畅园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去杭州参加国家文物局的一个会议，路过无锡。上海博物馆的沈之瑜馆长看到我写的《纪念张南垣400周年》<sup>[1]</sup>，发现张南垣原来是松江人，认为很重要。他跟我相约：“你干脆做这个题目，我们给你资助。”

2017年是寄畅园建园490周年，我研究张南垣那一年是400多年。当时发现张南垣的侄子张弼做过寄畅园，觉得这座园林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从昨天开会到今天，大家都一致认为寄畅园重要。有的说寄畅园是我们无锡的名园。这个没问题，是无锡的名园。有的说寄畅园是江南名园，也没问题。还有的说是中国名园(图1)。

20世纪80年代我到无锡和文物局的顾文璧

先生交谈以后，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还没发表有关寄畅园和张弼的文章，到现在也没有单独发表。为什么没发表呢？我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研究张南垣，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纪念张南垣400周年》。研究园林史，如果忽视了张南垣，就等于研究中国的诗歌而不知道李白和杜甫。究竟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文学家可以去争论。作为造园叠山的张南垣，应该是更接近杜甫，他是现实主义的，精雕细琢的。

张南垣出现的时候，中国园林艺术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不是说以前都是低水平的小儿科，到张南垣突然曝出一个大师来。大家都知道文徵明，文家父子很厉害，苏州现在还有不少文家的园林。当时还有祁彪佳、祁承燾、张岱等，他们都是造园大师。有一个和张南垣名字差不多的叫张南阳，



1 曹汛在研讨会现场演讲  
Cao Xun gives a speech at the seminar

造了很多园林。明代最出名的园子，上海的豫园和王世贞的弇山园，都是他做的。在这种大师辈出的时代，研究明清园林史的人，像东南大学的顾凯<sup>[2]</sup>等，也都震慑于，“原来明代园林已经这么厉害了”！而明代出现张南垣之后，整个造园领域发生了巨大的改观。所以我就想，等把张南垣和他这一派的园林都跑遍后，再来评价他。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我第一次到寄畅园来的时候，发现张弢建造的这座园林，不但传承了张南垣的造园叠山艺术，更传承了张南垣最精彩的一句话。张南垣说：“旧日的造园叠山家，以高架叠掇为功。”山要高架起来，要“叠”要“掇”，“不许见土”。张南垣说，这种就像“抔土以欺儿童”，丧失了真实的比例感，用小尺度的所谓“小中见大”来模仿“真山大壑”。他反对这种风格。张南垣提出要“土石相间，以土为主”，然后“平岗小坂，曲岸回沙”，好像“奇峰绝嶂，累累乎在墙外”，最后达到“截溪断谷，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的境界。大自然的“深山大壑”好像就在园外，可以“以意料之”。如此一来才把中国的造园艺术推到了最高的顶峰，而寄畅园恰恰是这一造园理念的代表作。

## 2 中国园林的 5 块金牌

根据我多年来的想法，现在我可以大胆

地说一句，中国如果要选出 5 个金牌的园林，5 个中国园林的代表，我认为第一是无锡寄畅园。中国有句古话叫“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光甲桂林”。如果借用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讲“江南园林甲天下，寄畅园林甲江南”。

所以以后不必再提寄畅园是无锡名园，这句话容易让人理解成“无锡有很多园林，这座园林最出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中国最好的园林在无锡，谁也比不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年 80 多岁，上一次是朱有玠先生——南京的一位老专家，他 82 岁在无锡开会的时候，提出“最赞赏寄畅园”<sup>[3]</sup>。他讲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讲到张南垣，没有发现张弢，所以还是笼统地讲。没有张南垣和张弢，他也认为无锡寄畅园是第一，为什么呢？康熙都讲了，这棵樟树到秦家已经 200 年了，2017 年 490 周年，传了这么多代，哪个私家园林能比？

张南垣和他的子侄做了几百处园林。吴伟业在《张南垣传》中提到，张南垣挟技游于江南诸郡者五十余年，“岁无虑数十家”，以每年二十家计算，五十年也有上千家了。我如今查到的不过几十处而已，还远远不够。有没有每年数十家的可能？看起来不可能，实际是可能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张南垣有一个团队，有一个公司。他在那里指点设计以后，接着就由传人替他完成。他有 4 个儿子，还有张弢这个侄子，是个很大的团队。

许缙曾在《宝纶堂稿》中讲到松江的张弢来给寄畅园叠假山。我一考证，发现他讲这句话正好是秦德藻和秦松龄父子时期，应该是康熙四年或五年（1665 年或 1666 年）开始动工。康熙四年秦松龄去看张南垣的园林作品，康熙七年（1668 年）已经有昆曲大师在寄畅园演出了，王石谷画了寄畅园图。因此应该是康熙六年前后建成，康熙七年已经对外开放了。张南垣一脉当年造了那么多园林，但只有寄畅园保留到今天，而且保留了 490 年，其他都看不到了。所以我说寄畅园可以排第一，当之无愧。至于这座园林高超的造园艺术，我们稍后再谈。

现在我们先说说其他“4 块金牌”。

我认为，第二块是承德避暑山庄。据我

考证，避暑山庄应该是张南垣的孙子设计的，康熙时期的一些东西还在，所以可以排上位。我这里只考虑还有实物保存着的，没有实物的就不讨论了，当时好的园林太多了。

第三块是戈裕良的环秀山庄。戈裕良很厉害，他有个同乡叫洪亮吉，是著名学者，赠给他一句话，“张南垣与戈东郭，三百年来两轶群”。这句话很有见地，提到明清的叠山家，一个张南垣一个戈裕良，三百年来就这两人。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学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叫《戈裕良与中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终结》<sup>[4]</sup>。到戈裕良中国古代园林终结了。为什么终结呢？戈裕良之后就是鸦片战争了，中国进入了近代时期，以后就不算古代园林了。

第四块是网师园。网师园的好处，叫“得体合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得体”非常难，一座五亩小园能做得这么漂亮，让人称绝。当然它有败笔，这个败笔就是李鸿裔接手后把东边很好的一部分拆掉了，修了一处住宅<sup>[5]</sup>。我把网师园西部比作《红楼梦》前八十回，东部是后四十回高鹗的败笔。因为这个原因，网师园只能排第四。

最后一块是颐和园。有位园林学者强调乾隆时期是清代造园的盛世，概括为一句话，“移天缩地在君怀”，就是在皇家园林里仿造各地的名园。最典型的是颐和园的惠山园，惠山园是乾隆模仿寄畅园建造的。当时他仿建了很多，宁波的天一阁、海宁的安澜园，尤其苏州的许多园林，乾隆一座一座地仿建。晚明清初像张南垣这批造园大师的园林作品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乾隆“移天缩地在君怀”，就要稍微逊色一些。他仿建的惠山园还可以一看，有点原作的意味，但也有个问题，就是它把方向弄错了，我们稍后还会提到。

以上就是我总结的中国园林的 5 块金牌，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讨论。我们学习古代园林，一定要先看这 5 块金牌。

## 3 寄畅园的造园艺术

现在来看寄畅园的造园艺术。张南垣说：“平冈小坂，错之以石，若似乎处大山之麓，截溪断谷，私此数石者为吾有也。”张弢了

不得的地方就在这里。大自然里可以找到很多山峦地带，符合张南垣“平岗小坂，曲岸回沙”的描述，他理想的叠山是“好像真山大壑处在外边，园林从中截取一块过来”。而张弼改筑的寄畅园，不是真山好像在外边，实际就在外边。张弼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是第一个传承张南垣绝技的。他造园比张南垣的4个儿子都早，我推测他是张南垣哥哥的儿子。刚才提到的这句话在吴伟业的《张南垣传》里，张弼就是按这种意境改造寄畅园的，这时吴伟业还没给张南垣作传，没提炼出这句精彩的话。所以说张弼寄畅园是最早传承张南垣的，可以排第一。

张弼的功绩在哪儿呢？中国园林有一个经典的词叫“城市山林”。人们到寄畅园玩，从城市来了以后走进东边的园门，会遇到一个山水环境。通常造园都是“背山面水”，把主要建筑放在靠山这边。但张弼反其道而行，他是“临水对山”。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寄畅园的建筑位于靠近城市的东侧，人们从城里来先进到建筑里（图2）。建筑西边是锦汇漪，一个巨大的水池，锦汇漪西边是鹤步滩，再往西是大假山，假山西边是园外的惠山。

张弼这次改筑非常不容易。中国人讲究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祖辈传下来的东西不能随便改变。寄畅园是座家族园林，改筑是会遭到族人反对的，但张弼做到了。他的改筑非常巧妙，他把所有景致的名字都保留下来，但是全挪了位置。挪了后就形成“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的意境，而且不是好像能看见，实际也是看得见的。与此同时，张弼还把一个没有声音的园子，变成了有声音的园子，叠山的时候利用泉眼造了八音涧。这是张弼的功绩。

把张弼改筑寄畅园确定在康熙五年左右，发现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就是秦松龄。秦松龄认定了张弼这个人才，尊重张弼这个人才。《张南垣传》说：“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结构。”秦松龄就是一个解事的园主，能够让张弼充分发挥，家族里的很多压力应该都是他顶住的，两个人合作，才能实现这次了不起的改筑。寄畅园一下子变成一座第一流的天下名园。

#### 4 寄畅园的现代保护

1952年秦家把寄畅园捐给了国家，由国家出资来修复和维护。从我个人的角度看，国家和秦家应该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和保护寄畅园。用习主席的治国理念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秦家的家族精神是寄畅园的内核之一，是值得复兴的中华文化。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向国际宣传，把寄畅园打造成国家的名片。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上边有井冈山，有阳朔山水，也应该有寄畅园，它是中国园林的代表，现存园林中再没有超过它的了。

如今我基本把张南垣研究清楚了。张南垣，他的4个儿子，一个侄子，一直到孙辈，大致是跟康熙朝一起结束的。我计划出一部《造园大师张南垣》的专著。作为这个造园世家唯一存世的作品，寄畅园很重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有不少问题，我在这里也谈几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要搞城市建设，不少园林都被拆掉了，拆了后有些不错的石头没地儿放，觉得寄畅园不错，就都堆到了寄畅园。当时陈从周先生对这个非常不满，说它们是“排衙石”，像衙门口的站衙大伙一样“排排坐，吃果果”。我这次到寄畅园，发现石头更多了，不只是“排衙石”，还出现了高架叠掇，在八音涧出口就有好几处“高架叠掇为工”。这些都是张南垣攻击的东西，却在张南垣最经典的作品里出现了，我感到很伤心。

我曾经向顾文璧建议，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他后来到沈阳找过我，不过我已经调到北京了，没有遇上。我这次来，一直想去看看顾先生。从文献角度看，秦家非常重要，但寄畅园的保护要把文献和现状结合，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败笔，也就是张南垣批判的东西，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从长计较。我希望能有机会，在我有生之年成立一个项目，组织一伙人，做做测绘。我带着画一下，哪个应该拆掉，不否定张弼之前，也不否定张弼以后，但应该清理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添加进来的。这些东西太多了，已经喧宾夺主，变得俗不可耐。从我的角度来说，把最好的第一金牌做成现在张南垣所反对的样子，这是张南垣的悲哀。

康熙年间张南垣去世以后，雍正和乾隆没有重用张家，所以就失传了。我查到最后一



2 曹汛讲解寄畅园的布局  
CAO Xun explains the layout of Jichang Garden

个是张淑，感到热泪横流，幸好他还有几件东西存下来！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有一块张淑的园子，非常好，虽然不全了，但也很难得。

我今天讲的比较多，很多地方不一定对，大家可以讨论。我第一次来无锡是70年代，距今有几十年了，晚年能来看一看，非常高兴。以后有机会，我会尽量为无锡做一些事情。

#### 注释：

- ① 本文以作者在2017年寄畅园建园49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为基础进行补充。
- ② 本文图片均由袁婉滢摄。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曹汛. 造园大师张南垣：纪念张南垣诞生400周年[J]. 中国园林, 1988(1): 21-26.  
CAO Xun. Master of Gardens ZHANG Nanyuan: Commemorating the 4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HANG Nanyuan[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988(1): 21-26.
- [2] 顾凯. 明代江南园林研究[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GU Kai. Gardens of the Jiangnan Area in the Ming Period[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秦志豪. 锡山秦氏寄畅园资料长编[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QIN Zhihao. Compilation of Jichang Garden by Qinshi from Xishan[M].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 [4] 曹汛. 戈裕良传考论：戈裕良与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终结[J]. 建筑师, 2004(10): 98-104.  
CAO Xun. Textual Research on Biography of Ge Yuliang: Ge Yuliang and the End of the Stacking Art in Chinese Ancient Garden[J]. Architect, 2004(10): 98-104.
- [5] 曹汛. 网师园的历史变迁[J]. 建筑师, 2004(12): 104-112.  
CAO Xu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Master-of-Net's Garden[J]. Architect, 2004(12): 104-112.

(编辑 / 刘玉霞)